



# 草原深处的秘境画卷

□ 张新元

当我们前往山丹马场大草原去寻找窟窿峡的那日，正是河西走廊万木葳蕤的美好一天。

祁连山下的村子到了盛夏，大麦青翠欲滴，土豆开花赛牡丹，芨芨草一簇簇紧紧相拥。空气中透露着韭花的淡香，陌上风吃过，有点涩涩的童年味道，好闻极了。

七月的祁连山，像打翻了的调色盘，天空是那种“秘制”的瓦蓝色，无法用彩笔描摹。白云或群或独，有一朵出岫，悬浮在天空，心里藏了多少露珠儿没人知道。青山盈盈，随着一天日照光影在嬗变山色。金黄的油菜花田和青青麦田，远处看无边无际铺霞叠彩，走近了花香袭人，蝶儿、蛾儿和蜜蜂翩翩起舞。整个大草原洒满了七彩星云。

从马场二场出发，在当地山林护林员的导引下，骑马进入峡谷。山谷中两旁奇石林立。“将军石”“二仙对弈”“雄狮怒吼”等自然雕塑，森森然与蓝天白云相接。夹岸壁立峰峦，茂密的松林暗暗疯长，苍翠浓

郁，遮天蔽日，那些野桃、野杏、野柳

藏在山坡上比人还高的野草中，牵丝映带、相互交错。转过一峰，突现小溪，溪水清澈。马蹄在野芳草和浅浅沼泽里跳“踢踏舞”，丘壑间飞鸟啾啾，和着溪流铮铮的韵律，仿佛一场古典音乐会刚刚启幕。

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奔腾不息，河水分流后变成纤细的小溪，在乱石间蜿蜒穿梭，河水奔腾撞击着石头，溅起层层洁白的浪花。我们下马，脱了鞋子，挽起裤腿，相互搀扶，蹚水过河。

“水不深，就是冰得很！”说话者人称老马，是窟窿峡这一带的护林员。老马的父亲原是马场的护林员，如今，他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，每天早晚巡山一次。

“这窟窿峡山路多长呢？”我问。

“长着呢，有二十余公里呢。”老马答道，“尽管山道像羊肠子一样，但我走惯了，草甸啊都熟得很。山里头四季时令不同，景色不同。大石头我认识得多，也是路标。”老马

一路谈笑风生。远远便能望见峡谷在祁连山巍峨群峰的怀抱中蜿蜒，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。山风裹挟着祁连山特有的清冷气息拂面而来，风中还夹杂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芬芳，令人心醉神迷。

走进窟窿峡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峡谷两侧险峻的峭壁。峭壁上岩石纹理交错，犹如岁月镌刻的密码，记录着漫长地质变迁的沧桑。那一块块凸起的巨石，似是被巨人随意堆砌，有的宛如昂首的巨兽，有的又像沉思的智者，形态各异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奇妙想象力。抬头仰望，一线天光从狭窄的峡谷上方洒落，为这幽深的峡谷增添了一丝神秘而迷人的色彩。

峡谷中植被丰茂，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。高大挺拔的松柏直指苍穹，树干上布满岁月的痕迹，仿佛是守护这片秘境的卫士。林间，低矮的灌木丛生，枝叶相互交织，形成天然的屏障。偶尔，还能看到几只灵

动的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嬉戏，或是听到不知名的鸟儿清脆的歌声，让整个峡谷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峡谷内遍布“窟窿”，它们深邃而神秘。清澈的溪流在峡谷中奔涌，却在不经意间消失于这些窟窿之中，化作暗流在地下穿梭。行走其间，耳畔常常传来潺潺水声，却不见水流踪迹，只留下阵阵回响，仿佛是大地在演奏一曲悠扬的乐章。俯身贴近窟窿，能感受到丝丝凉意从地下升腾而起，仿佛是大地的呼吸，沁人心脾。我问老马：“这些窟窿是怎么来的？”他说：“传说这是霍去病将军追击匈奴，为将士们找水的时候，用长枪‘攘’出来的。书上没写着，但我们祖辈中都流传着这个说法。”

说话间，峰回路转，进入峡谷开阔地带，一簇箕形状的山地豁然开朗，是百草园也是桃花源。野草丛生，尤其马兰花簇簇，密密匝匝。

窟窿峡好似一幅隐匿的秘境画卷，悄然铺展在天地之间，以独特的姿

态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悠远故事。复行，迎面山头将峡谷一分为二。一边的深谷远望之，峭壁高耸、危石突兀，林木参天、野花夹道，景色奇绝。“那边就是西大河水库，有‘祁连小天池’之称。”老马介绍道。

西大河水库宛如一条灵动的碧玉丝带，蜿蜒镶嵌于祁连山东端余脉间，以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与厚重深远的人文底蕴，吸引着无数向往诗意与远方的旅人。沿着鹅卵石砌成的蜿蜒台阶，穿行在密不透风的芦苇丛中，不小心却惊扰了麻鸭们的美梦。远眺浩渺无垠的水库，形如从银河跌落的半弯星辰，这里的山、水、动植物在自然造化中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

星光渐显，我们选择一条坦途回家。回望窟窿峡，这一日，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，与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深情的对话。这里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株草木、每一缕清风，都蕴含着大自然的无穷魅力，让人沉醉其中，静静聆听大自然的心跳。

## 秋日果香

□ 杨立中

老家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，有三十多年树龄了，年年都能结出累累硕果来。

初秋时节，满树沉甸甸的苹果，压得枝头低垂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苹果熟了，等你回来呢。”并非母亲不珍视这收获，只是将满树鲜亮的果实悄悄存留着，待我归家之时。

归家那日，踏进院门，一树饱满的苹果便映入眼帘。它们被秋阳滋润得通体金黄，向阳处更添了几笔橙红的亮彩；青色的斑点，则如岁月轻点于果实身上的印章，仿佛将风雨经历也刻写于此。凑近一闻，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，是阳光、雨露、土壤与秋气共同酿就的甜润气息，沁人心脾。

母亲取来竹篮，我忙伸手去摘。她抬手轻拦：“你不会，我来。”母亲踮起脚尖，仰脸端详，仿佛在检

阅一树果实，最终选中了最圆润饱满的那几个，然后伸手探入叶簇之中。她将苹果小心托于掌心，另一只手再轻轻剪断果柄，如同接生一个初降的生命。苹果终于安然落入竹篮，发出微带喜悦的闷响，仿佛一声温厚而满足的轻叹。

轻咬一口，果香瞬间溢满舌尖。我时常觉得，苹果的香截然不同于香蕉、蜜桃、芒果、柿子之类的软糯香甜。苹果的香是嘎嘣脆的。苹果果肉饱满瓷实，那种直观贴切的甜，又带着微微的酸，仿佛生命里恰到好处的慰藉。母亲在一旁看我吃得香甜，眼里流泻出宁静而满足的光彩：“一直留着，就是等你回来吃。”

母亲之爱亦如这秋日苹果，不喧哗、不浓烈，却早已浸透我生命的肌理。

一个朝阳。就这样，默默开满了无数个寻常清新的早晨。

院子里，依偎在梨树身上的牵牛花已开到了树梢，星星点点的深蓝、淡紫，一闪一闪的，精神抖擞。这花，朝阳初露时最盛，象征着勤劳与希望，因此被誉为“勤娘子”“朝颜儿”。花开时，形似小喇叭，故而称“喇叭花”。又因其大多朝开暮合，像是懂得时辰似的，便多了“子午钟”的称呼。

北方之地，初秋晨露已有了几分薄凉，许多花儿也暗失粉黛。可牵牛花却开得正欢，五彩斑斓之下尤显生机蓬勃。花色以白、蓝、红、紫、绯红、深蓝、蓝紫为主，一个个涂抹开来，娇艳欲滴。也有混色的，形态各异。单瓣似喇叭，重瓣如芍药，带着三分羞涩，七分执着，颇有趣味。

儿时，奶奶会拽下许多牵牛花藤蔓，编织成一个花环戴在我的头上；偶尔，爷爷也偷偷掐下一两朵牵牛花儿，悄悄插在奶奶发间。其实，奶奶早就察觉了他的举动，只是笑而不语。每每想起这温馨的画面，我总觉得心中还藏着一抹淡淡的清香，点缀着泥土的芬芳和草木气息，不禁让人陶醉怀念。

后来，我在城里也养过几盆牵牛花。起床后，总喜欢观察一番。更是对那株紫蓝色的牵牛花儿，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蓝深紫浅，层层漾开，晨为天青，午显紫蓝。花色随光变幻，盛放后兀自闭合。难怪诗人杨万里赞其，“素罗笠顶碧罗襟，晚卸蓝裳著茜衫”。

记忆里，村子里那位老中医每年深秋都会采晒牵牛花的种子。乌黑色的种子叫牵牛子，药用价值颇高。左邻右舍爱美的女子，常将牵牛子捣碎碾成粉，兑入鸡蛋清，夜敷于脸。

对花说古今，人言花不语。时节轮回，小小牵牛花，蔓过了清秋，绽放于静谧祥和的村庄。

## 缱绻牵牛花

□ 韩伟



第3348期

出淤泥而不染

〔中国画〕

车玉琳 作

## 沙漠里的“酸胖”

□ 李树琦

诗意的名字——“沙漠樱桃”。

“每个沙丘就像盖上了红绸被……”在一篇专门写“揪酸胖”的文章中，形象生动的描写，让人眼前不由浮现出几名妇女“揪酸胖”的鲜活画面。这个“揪”字，绝对是民勤人采摘“酸胖”最贴切的描述。它不只是采摘的动作，更像是与大地之间一次温柔的互动，是岁月深处一段朴素的诗意。

“酸胖”从身形矮小，却根系发达，宛如一张巨网，牢牢锁住流动的黄沙，成为沙漠的守护神。“酸胖”红如玛瑙，晶莹剔透，入口酸甜，兼具葡萄和樱桃两种口感，是风沙里最温柔的慰藉。

民勤古称镇番。据《乾隆镇番县志》所载：“其形似枸杞而小，色黑有核，性最熟，味甘咸。可和麦作炒面，胃寒者煮茶食之，每效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尽其形色性味及民间妙用。

《镇番遗事历鉴》中，则对“白

刺”一物有更为生动的描述：“其果色赤，剔透晶莹，直似玛瑙。食之酸甜可口，俗名酸胖。晾干入药，清热解毒，祛除风寒，诚良药也。”其果如珠，其效如宝，“酸胖”之名由此广为流传。民勤人一直有用“酸胖”最贴切的描述。它不只是采摘的动作，更像是与大地之间一次温柔的互动，是岁月深处一段朴素的诗意。

“酸胖”从身形矮小，却根系发达，宛如一张巨网，牢牢锁住流动的黄沙，成为沙漠的守护神。“酸胖”红如玛瑙，晶莹剔透，入口酸甜，兼具葡萄和樱桃两种口感，是风沙里最温柔的慰藉。

每当我想起“酸胖”，眼前浮现的不仅是那片大漠，更是我的父老乡亲。他们就像一丛从“酸胖”，外表平凡质朴，骨子里却透着坚韧不屈。“酸胖”，静静地生长在大漠之上，也深深地扎根在每个民勤人的心里。

## 致吾师

□ 张军

村里人都习惯叫你先生  
全村的孩子，总是喜欢  
围着你，如同围着  
冬日的炉火

在当年的窑洞小学  
天真幼稚的我们  
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  
就像快乐的小鸟

烈日下的麦田里  
我们一遍遍背诵“锄禾日当午”  
月光下的操场上  
我们一遍遍朗读“床前明月光”  
你是一盏明灯  
引导我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  
你是一缕暖阳  
温暖我们向上的内心

## 丰收在望

□ 刘湛

秋风给苹果说了什么  
颗颗羞红了脸

树上的苹果  
一颗挤着一颗  
挤出的香甜  
醉红了几朵云

土地抑制不住的快乐  
开成了朵朵万寿菊  
在大地上尽情绽放

一个胖乎乎的萝卜  
看见丰收在望  
乐得笑破了肚皮

## 扁都口

□ 陈大贵

祁连山挺直倔强的脊梁  
峭拔的肩头落满风霜  
扁都口，几缕白云悄然驻足  
细听风声漫卷的传奇过往

婉转的鸟鸣是时光的信使  
烟雾漫过，霍去病与将士的身影  
如利箭穿云，惊起千年的回响  
那年的马蹄声踏亮了河西的曙光

此刻，大片油菜花开得正猛  
阳光从天际倾泻而下  
二二七国道瘦成一条银线  
把扁都口嵌入祁连山的画廊  
往来的车辙深过当年的马蹄印  
每个途经的人  
都在英雄的故事里生长  
扁都口的风是从雪山走下来的

藏着浇不灭的豪情壮志  
今天，我把这山口认作  
祁连山的一块衣襟  
看它绣出四季流转的斑斓

## 蝉鸣

□ 俞有刚

秋风，将苹果的脸染出红晕  
也将林间的蝉鸣，越绷越紧——  
一根震颤的弦，在心上  
拨动岁月的回音  
抚平时光的痕

这鸣唱，  
始于盛夏  
漫透绿树荫浓  
繁花相拥间  
声声迷醉

这鸣唱，  
终于金秋  
装满果实的低垂，  
将丰饶凝成琥珀  
坠得心疼

躁动的心啊，  
终被这抑扬的音符  
淘洗得干干净净  
在喧嚣里  
枕着渐弱的余韵，  
带着释然安然入睡